

# 八十自述

曹簡禹

我自幼喪父，母曹范壽卿，乃昔賢范仲淹之後也。我有長姊，早出嫁上海高氏。

長兄三兄及四兄，父去世時皆在弱齡，我更年幼無知。我家原籍江蘇宜興。父早年到江陰行醫，遂久居焉。我自小學畢業，考取蘇州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，自此遂常離家外出，在家之日甚少。後更雲遊四海，幾不知有家。今則恒隨四家兒女遷徙，何處才是真的我家？我本無能，尤膽小見人。腦筋愚笨，言不達詞，心直口拙，不善逢迎。非政治家，不足以當大事，此所以無法出眾，只可以甘居人後，默自努力而已。我非文學家，不善長期握管寫作，每有所作，輒自覺不滿，隨寫隨棄，從來不敢據以示人，或集稿送登出版，集成長篇大牘，遺留後世。即如我盡心從事寫成之科學論文，總以為事過境遷，科學日新月異。既無曠世傑作，亦從不收留編存。因此遺散各方，視如廢紙。以為我既盡心為之，此一時，彼一時，何足道哉？然而我深愛的兒女各有所成，愛其父母，

更愛媽媽。總想要我寫一些，或口授一些，一鱗半爪，以爲紀念。

我之一生，可分爲數大段。第一是讀書時代。第二是留美時期。第三是回滬任教時期，第四是抗戰逃難時期。抗戰八年可分爲二段，一爲家居生產時期，二爲在四川白沙女師院（國立女子師範學院）任教四年半時代。再接上第五返鄉在南京任事情形。第六是在臺灣台南師範任教時期。第七是在成功大學，由最初之省立工學院，升爲國立成功大學任教時期。這段時間可說是我一生精壯成熟階段，任事最久，貢獻最多，盡心竭力，如無過大成就，只可說是環境使然，我已無話可說矣。而今已心力交瘁，只能回憶及看書，但對科學上進步情況，仍頗有興趣。現在所最關心者，是老化及反老化，疾病，衛生及飲食保健方法，以及每日運動，卻病延年，能自動即自動，不願長期依賴他人。或者這是我的獨立性格，內性自傲，不屈不撓，外圓內方而已。

以上所述我一生各段時期，代表我在那種時代，那種環境下，所盡心努力之經過。我非聖人，亦非奇才，只能說，我已盡我所能，與常人或有不同處，如此而已。勸我世人，莫自滿自傲，如欲如我之無能無成，並不容易。滿遭損，謙受益，是我一生所持立身處世之道，我又能說什麼呢？

## 幼學記趣

## 一、小學時代

我出身寒門，自幼喪父，幸賴阿母氏出名門，范文正公之後，撫養我一姊三兄及幼年之我，當時風氣未開，親戚鄰里，女兒稍長即嫁，侍候翁姑，很少能例外入學深造。我則志切於學，當時已有小學，所謂惟一之縣立小學，離家甚近。我每日按時步行上學。自覺混混噩噩，不知所學為何。有一事，教本是新疆地理。記得書雲：「哈密之瓜，和田之玉，最爲有名。」考試時，師雲：「哈密產何物，和田產何物？」我自然答曰：「哈密產瓜，和田產玉」。試畢，眾皆交卷。先生在講臺一一視察，則眾人皆將書上三句寫上，惟我則文對題，無他言。先生贊我最好，大約就是如此，我始終鶴立雞群，但亦無任何特殊處。二年畢業，轉入戚公祠女子高等小學。四年之中，我恒被師長提上黑板做算術，以支付來校參觀之人。開懇親會時，或是上臺表演畫地圖，或是表演背誦短篇英文等等。課外刺繡，我的最好，被賞以彩色世界地圖，適授世界地理，我得

方便閱讀。記憶特佳，每隔數週，老師輒突然指問各種問題，眾皆駭然，每發一題，以杖指學生，自首排指名，一一詢問，輒無能答者。但我則在當時講解時，情形一一顯現腦際，無所模糊。心想何不立即問我，則我將立答。但因我人高，坐在後座，老師必指及我處，方能得解答。如是者每試不爽，當時不以為奇，及今思之，我幼年記憶力甚強，腦力如攝影然，久置不忘。而今老矣，已退化甚多矣，說來慚愧。

幼年讀《古文觀止》，清晨讀三遍，即能背誦。讀之愈多，讀來自能段落分明，寫來亦覺自然。記得幼年游江陰北門城外之君山，山臨長江口，北望長江對岸，不見山地。回校師命作遊記，我於是寫曰：「北望江邊，水天相接，足證地球是圓形。山下農田如瓦楞然。農夫耕田，如一鳥銜骨然」等句。老師皆批以雙圈，幼心甚以為喜，至今不忘。似今日健忘，思想拙笨，尚寫不出如此神來之筆也。

說到手工，除刺繡得首名外，編織洋線，成一小外甥之筒盆帽。頂上有芙蓉花，蜻蜓，蝴蝶等物。老師張姓，贊曰：「爾僅十歲，即能作此，母見之大喜」云云。現在則手抖而弱，寫字已不成形矣，何退化如此。當時還有課外刺繡白鶴尺頁一幅，則被留校作成績，未能取回也。